

王守仁 方成 / 主编

阐释 · 比较 · 研究 ·

——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论集



军事谊文出版社

阐释·比较·思考

——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论集

王守仁 方成 主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1号

书名: 阐释·比较·思考——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论集

主编者: 王守仁 方成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发行

(邮编 100011)

印刷者: 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本: 850×1168 1/32

版次: 2002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3125

字数: 334千字

印数: 1—1000

书号: ISBN 7-80027-876-X/G·231

定 价: 32.00元

序

1985年，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在南京成立。回顾过去17年的历程，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批外国国别文学史相继问世，有关外国重要作家、作品、流派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数量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老师开展教学改革，就如何培养外国文学人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再次在南京召开年会，12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标志着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文学是人类经验的文化表征，是生活与时代的审美表现。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目前，我国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主要集中在中文系和外文系，两支队伍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之处。平心而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不多，学术水平参差不齐，不少论著或是重复他人观点，炒冷饭，或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从整体上看，我们

尚未做到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要扭转这种局面，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水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方面，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老师加强沟通，携手并进，优势互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从“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主要议题涉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与外国文学关系、国别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教学等。文集收录的原则依然是注重真知灼见，既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究，又有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既涵盖外国文学工作的内容（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教学和中外文学的互动关系），又照顾到国家地区之间的平衡。

本书由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资助出版。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宋渭澄教授、训练部部长刘宗和教授及南京大学中文系杨正润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守仁

2002年3月于南京

目 录

序	王守仁 (1)
世界文学意识——试论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	张敏 马海良 冯良珍 (1)
比较文学实践性初议	孟昭毅 (24)
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董晓 (32)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	李明滨 (39)
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西方文学	陈鹤鸣 (48)
泰戈尔与中国新文学——纪念泰戈尔诞辰 140 周年	郁龙余 (59)
写没落主题 抒人类情怀——《喧哗与骚动》与 《尘埃落定》比较	张阿莉 (66)
诺贝尔文学奖与 20 世纪世界文学	毛信德 (74)
存活斗争的胜利者——加拿大女小说家和作品评介	刘意青 (90)
弗兰克·诺里斯的文学观念与美国工业化文化建构反思	方成 (114)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代显梅 (148)
一部听得见的小说——读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	王守仁 (162)
科学理性的宗教解毒剂 —— 瘴子为什么先进天堂?	赵文书 (173)
再识唯美主义——兼析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	张介明 (180)
论狄更斯《双城记》中罪与罚、生与死的宗教隐喻	李凯平 (197)

试论罗布·格里耶小说的叙述内涵	姚公涛	(207)
论普希金小说中作者的“第二自我”	冯玉芝	(216)
悲情卡夫卡——发达工业社会时代下的再审视	郝岚	(226)
传统与现代——茨威格心理描写的再评价	张志庆	(237)
“日本的美”和“日本的暧昧”——川端康成 和大江健三郎的获奖之路	姜文清	(244)
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试论纳博科夫的小说 《洛丽塔》	杨振宇	(259)
奥尼尔戏剧创作中的美国清教	李艳霞	(269)
安得列斯——渴望认可的土地	欧震	(282)
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另一种趋势：民族化—— 以斯蒂文斯与威廉斯为例	苏文菁	(326)
论《伊利纪》情节整一性的核心	杜萌若	(341)
自传死亡了吗？	杨正润	(363)
大量翻译外国诗剧为中文新诗应当缓刑论	贺祥麟	(381)
清末民初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袁荻涌	(38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断想	刘介民	(400)
文学史与经典的形成	汪洪章	(408)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张世君	(414)

世界文学意识——试论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

山西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所 张敏 马海良 冯良珍

新世纪民族文学的发展面临全球化时代的严峻挑战，世界文学意识又一次被提上日程。只是时至今日，民族文学发展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即以世界文学为目标，主动积极地走向世界，在日益广泛的文学交流与竞争中，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民族文学的发展，至此在完整意义上实现“对外开放”。或许可以这样说：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文学，既应该作为新世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追求，事实上又成为民族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必由之路。

本文立足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通过较为系统的思考，试图揭示民族文学发展、世界文学意识和比较文学学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深化有关探讨，促进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学振兴。

在我们看来，历史进入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新世纪，民族文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已经不能不以世界文学为目标，不能不借助比较文学以形成系统确切的世界文学意识。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立足于世界文学意识及其现实基础和建构原则。

一、世界文学意识

世界文学意识，指的是对世界文学历史进程的自觉意识。这一过程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经阶段。它以民族文学超越自我，走

向世界，取得世界意义为内容。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需要以世界文学为目标，投入世界性文学交流与竞争，努力争取世界地位，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进程又将促成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把民族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族文学发展与世界文学目标之间，是一种制约依存双向生成的关系。世界文学意识由此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

所谓世界文学，就是艺术个性高度发展，从而赢得了世界地位的民族文学。这种文学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胸怀，汲取着世界文学的营养，已经或正在满足着世界文学的需要，从而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意义。但它同时仍然是民族文学，是地域文学、社区文学、满足个性需要的独创文学，并以其独特的双重以至多重身份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成为民族文学艺术追求的更高境界和历史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世界文学的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是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开拓，造成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以致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日益成为不可能。正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日益扩大的文学交流与竞争，致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①成了既为各民族共同创造和拥有、又为各民族共同支配和消费的公共财产。艺术个性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由此赢得了世界地位，进入世界文学宝库，成长为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概念最早由歌德提出。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说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①第一次揭示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文学这一历史现象。事实上，歌德毕生以其文学成就，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 18、19 世纪之交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展了歌德提出的世 界文学思想。他们一方面以世界市场的开拓为前提，对世界文学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学论证；一方面肯定世界文学的具体表现就是艺术个性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现实的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标志。^②

世界文学的理论根据，在于文学以艺术个性为价值，而文学价值又需要在尽可能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求得实现。文学价值及其实现范围两者之间，是一种依存制约、双向生成的辩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的发展正是其艺术个性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不断创新，及其价值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实现的历史

① 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第 113 页。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解，歌德另外还有几段重要论述：“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同前）。走向世界文学的各民族文学，应当“互相关注，互相理解，如果他们不愿意互相友爱的话，至少应该学会互相容忍”。（见 F. 施特利希：《歌德与世界文学》英文版附录，哈夫纳出版公司，1949 年，纽约。）“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 41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诗人“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歌德：《自然》；参见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第 157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

② 《共产党宣言》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人类解放事业的总目标。《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由于生产与交往方式日益完善，各民族间的自发分工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原始的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而“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历史发展到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只是到了这时，才会发生“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世界公民”于是得以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51、51、42、42、40、78 页）。

过程。这就决定了文学追求的两个维度：尽可能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尽可能广泛的心灵认同。

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着眼，艺术个性为满足不断发展的文学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同时要求其价值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实现。这就引导着文学逐步由社区、地域、民族而走向世界。^① 文学价值实现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对艺术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推动艺术个性不断地走向成熟，艺术境界不断地得以升华。民族文学的艺术创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赢得世界意义，成为对以往全部历史和当前整个世界的艺术超越，并由此成长为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意识，说到底是对世界文学大格局中民族文学的艺术个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价值实现两者间辩证关系的理性概括。其实质是艺术个性在历史维度上的创新发展，及其满足世界性文学需要两者之间的制约生成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世界文学绝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存在，或者超验先在派生一切的绝对理念。它既不是世界主义者或欧洲中心论者心目中否定民族文学、“消灭个性存在”的“总体文学”或“世界主义文学”，^② 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理解的与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相隔绝、必须在“实验室中”一切从头做起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学”^③ 或国际主义文学。

^① 理所当然，社区文学、地域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不是一种依次替换排挤取代的关系，而是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后者对前者的历史性超越、扬弃与包容，具体体现为文学的认同范围一波波扩大，文学的价值内涵形式技法日趋拓展丰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民族文学未必称得上世界文学，但世界文学一定同时就是民族文学。这就如同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社区文学与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样。

^②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 171 页，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F. 洛里耶：《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 20 世纪》法文本第 461 页，1903 年；英文本，1906 年。

^③ 李辉凡：《“拉普”初探》，吴元迈：《三十年代苏联的文学思想》；《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上述错误，在将抽象实体化以取代现实存在的形而上学追求中，不仅把世界文学误解为高高在上吞噬艺术个性的怪物，而且误解为消灭民族个性和人的个性的工具。这与得到普遍认同的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与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的尺度是直接对立的。文学发展的本性与任何强制和压迫相对立，反对一切偏离以至背弃艺术个性的所谓文化一体化行为。

对世界文学不能作本质主义^①的理解。世界文学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它由具备了世界文学素质、达到了世界文学水平的民族文学所组成。世界文学作为艺术个性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的总称，只能由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来代表，只能在民族文学的艺术个性中得以实现。

不言而喻，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不仅由于世界市场走向成熟本身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的规则与秩序需要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逐步确立；而且由于精神生产较之物质生产具有更加明显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不可能与世界市场成比例同步进行；还由于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利益冲突、文化传统差异、语言隔阂障碍、综合实力对比等诸多现实因素，实际上都将影响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或者说制约民族文学世界化的历史进程。

总结上述有关思考，涉及世界文学意识的现实基础与建构原则，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世界文学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物质现实基础，应当作为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自觉追求；二是世界文学内在于民族文学，从民族文学成长而来，由满足了世界文学需求，具备了世界意义和地位的民族文学集合而

^① 本质主义是现代哲学对西方近代思维方式的理论概括，意味着一种先在抽象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再用这一本质来解释以至规定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

成；三是世界文学的价值具体体现为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独创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当然首先是在本民族）得到心灵认同的时空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要言之，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民族文学的发展应当以世界文学为目标，而世界文学只能在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得以实现。

二、比较文学学理

民族文学通过艺术个性的创新发展超越自我，走向世界。世界文学通过艺术个性的价值实现反作用于民族文学，推动发展创新。对此过程的学理探讨，或者说对于文学的艺术个性及其跨民族心灵认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是比较文学的出现。

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是世界文学现象事实上的存在。正是这一客观存在决定了世界文学意识的形成。上一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的诞生，实际上即生发于人们对世界文学现象的学术关注，体现着文学研究对跨民族文学关系的初步的系统化认识。所谓跨民族文学关系，具体所指就是那种事实上早已存在、并日益发展壮大的各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在于如上所述世界文学意识的现实基础与建构原则。它以世界文学现象的事实存在为前提，主要包括：文学是艺术个性及其有效时空的辩证统一；文学发展因而有一个从社区、地域、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必然过程；世界文学具体体现为艺术个性高度发展并取得了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学；比较文学面对构成世界文学的各民族文学，侧重研究其艺术个性的跨民族关系，及其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进程；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作为民族文学的自觉追求和发展目标；民族文学要想走向世界，不能不形成确切而系统的世界文学

意识，不能不借助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

作为对世界文学意识的系统探讨和学术总结，比较文学客观上适应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需要。目前看来，只有比较文学有条件系统地探讨和建立世界文学意识，满足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理所当然，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生长发育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代学人主动积极地不断投身其建设。比较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学科，道理即在于此。

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提供系统的世界文学意识，推动民族文学的反思借鉴融会贯通，进而促使其在跨民族文学对话与竞争中实现发展创新，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目标，始终应当是确立并完善世界文学意识。

比较文学建设需要立足于构成世界文学的“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面对世界文学这一民族文学共同体，文学研究无法回避对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探讨。比较文学恰恰是在各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跨民族文学关系的探讨；其内容体现为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创新发展及其跨民族文学需要两者间的制约依存双向生成关系。比较文学关注的焦点，是跨民族文学关系这一特殊对象；研究角度侧重这一关系对民族文学建设的特定意义。关系研究决定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论特征是对跨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①

① 尽管克罗齐提出，比较不为比较文学所独有；艾金伯勒认定，比较不是理由；但跨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却由其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比较文学只能以比较为其方法论特征。波斯奈特在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中提出：比较文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有意识的比较思维是19世纪的辉煌成就”（《比较文学》，1886年）。作者自诩，是他“第一个阐述了这门新学科的方法与原则”（参见干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37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0世纪美国比较文学专家韦斯坦因就此评论说：“这是首次对比较文学领域所做的广泛的方法论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224页）。

作为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价值重心定位于得到跨民族认同的艺术个性。正因为以个性为价值，比较文学把构成世界文学的各民族文学看作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一视同仁、不存偏见地加以比较阐发，揭示世界文学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意义；通过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考察各民族文学的艺术个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创新发展的过程，用于充实和完善世界文学意识，进而推动艺术个性不断创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比较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学沟通、交流、对话与竞争中，肯定各民族文学的个性特点、平等地位和发展权利，强调民族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自立；同时坚持历史的美学的阐释原则和价值判断，致力于解决民族文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世界文学意识问题。

从根本上讲，比较文学对民族文学发展，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建设性意义。因为比较文学作为对跨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对文学形式的人生活动的阐释，其认识成果势必促成并引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建设性为前提，比较文学是以确认真知为目的的批判性思维，是有关跨民族文学活动思想成果的历史性积累，是民族文学艺术趣味不断拓展与成熟的过程。

这中间，艺术趣味的拓展与成熟，作为理解民族文学个性创新和跨民族需要两者间关系的中介环节，具有关键性意义。不同民族艺术趣味不同，势必生成对文学的不同需要。需要决定生产。跨民族艺术趣味由此作用于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发展创新。而艺术个性在跨民族范围内的创新发展，造成了适应跨民族艺术需要的文学作品。趣味经由作品养成。在趣味决定创作、创作养成趣味的双向生成过程中，跨民族艺术趣味的拓展与成熟，促成了审美活动的时空拓展和历史进步。

理所当然，审美进步的标准，并不系于文学艺术能否实现某一抽象体系所设定的理念。比如艺术通过象征阶段、古典阶段、浪漫阶段，最终消融于宗教与哲学，以完成绝对理念自我发展这

样一个黑格尔模式。审美进步的真正含义，在根本上体现为艺术趣味的拓展与成熟。在此意义上，人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时代本民族的精神财富，还能拥有前人、外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在于通过跨民族艺术个性研究，推动民族文学艺术趣味的不断拓展与成熟。以此为据，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其研究的深入，肯定将使今人比前人、开放进取的民族比闭关自守的民族更加精神充实情感丰富心胸开阔境界高远，肯定将使个人、使民族的艺术趣味比前代更加精致完美宽容成熟，至少是更加拥有这样的可能。

历史走到今天，民族文学的发展已经不能不具备世界意识，不能不借助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艺术媒介和信息网络日新月异的变化，导致人们的文学视野不断扩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文学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日趋世界化。民族文学如果迟迟不能具备世界性，不能尽早成长为世界文学，那就不仅无法参加世界性竞争，满足世界文学对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需要；甚至无法应付民族内部已经有世界文学参与的文学竞争，满足全球化语境中不断发展成熟不断走向世界的民族自身对于文学的需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文学如果始终不能具备世界性，始终不能满足世界文学需要，取得世界意义和地位，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那么这种文学或迟或早终将失去自己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的竞争资格，甚至失去自己在本民族内部多样化文学竞争中的原有地位，一步步从封闭保守、自生自灭走向萎缩衰亡。世界史上已经或正在消逝的诸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由此看来，民族文学确立世界意识，以世界文学为目标，尽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与前途，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提法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全部需要。全球化时代需要一个新的提法与之并行：“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只有真正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学，才可能成长为世界文学；只有真正以世界文学为发展目标，才可能促成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性与世界性已经成为文学这枚硬币的两面：无论缺少哪一面，文学都将无法创新发展，无法进入实际流通，实现其价值。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世界文学意识，需要以世界文学为追求。进入新世纪，无论盲目崇洋、不要民族文学发展的民族虚无主义，还是狭隘僵化、不要世界文学目标的民族保守主义，都已失去了昔日赖于立足的社会基础。

三、问题与思考

目前的问题，是比较文学自诞生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公认圆满的学理依据。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至今仍然处于屡受质疑的被动境地。危机感始终像噩梦一样，萦绕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这就从学科危机的高度，把问题集中于比较文学学理依据这一焦点。

比较文学诞生至今，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三次危机：20世纪初年以克罗齐诘难^①为标志的第一次危机，50年代末以韦勒克诘难为标志的第二次危机，80年代至今以理论热、文化热为标志的第三次危机。三次危机从根本上围绕着一个问题：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究竟在哪里？

^① 参见拙文：《比较文学的学科依据——试论克罗齐世纪初对比较文学的诘难》，文艺研究2000年3期。